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醒夢駢言 第二回 遭世亂咫尺拋鸞侶 成家慶天涯聚雁行

托名靖難動干戈，海內橫教殺戮多。四載君臨猶被篡，閭閻顛沛待如何。

這首詩，是因前朝建文年間，靖難兵起，民間肝腦塗地，父子夫妻，各不相保做的。

話說洪武年間，山東東昌府棠邑縣周家集上，有個人姓張名德，號恒若。父親張煥之，母親任氏，俱已亡過。他從幼在河南經商，本地買些貨去到那邊賣了，又置了貨回來，如此為常。年約三十來歲左右，手頭積有五六百兩銀子。

他近鄰有個老者，姓徐，叫徐懷德。一日，見張恒若在家，走過來望他，對他道：「張官人，你年紀也大了，又沒弟兄，應得娶房妻小，為嗣續之計才是。」

張恒若道：「徐伯伯所言極當。在下一向，只因家中別無弟兄叔伯，自己又是出門的人，娶在家內，沒人照料，因此退下來。如今也正要拜托一眾高鄰，替在下尋頭親事。不知徐伯伯意中有麼？」

徐懷德笑道：「老夫正為此而來。老夫有個外甥女，姓羊，因他父母雙亡，從小育於我家，今年二十四歲了，人物也走得，一切做人家的法道，也頗曉得。老夫日日要與他尋頭妥當親事，卻是沒有。今見張官人你做人本分，又且勤儉，若得你為婿，老夫既可放心，他父母在黃泉下也瞑目了。只不知你意下如何。」

張恒若道：「既是徐伯伯如此說，自然不錯的。出個帖兒來，容在下去問一卜，對得時就對便了。」

當下徐懷德回去，央人寫了八字，送至張家。張恒若便到巷口一個起課先生處，占了一卦，說是：這頭親事，可以白頭偕老，且合生貴子。但是中年不甚亨通，主有離散之象。

張恒若想道：「既能偕老，又有貴子，就是上好的了。還疑難他怎麼。便到徐懷德家，應允了他，擇個吉日。」

成親之後，張恒若不再去河南生理，只就自家門首，開了一間雜貨店來，收些花錢。後過了三年，羊氏有了身孕。張恒若道：「我已三十歲，中年的人了，倘生得個兒子，便好到他成立，做得我的幫手起來，我也老了。」

一日正在店中做生意，只見街坊上人，鴉飛鵲亂，都道：「燕兵來了。」

原來，那時建文皇帝聽了齊泰、黃子澄一班的議頭，要裁抑眾藩王，那燕王在北平是最強的，恐防受禍，索性起兵，把除去齊、黃等一班君側小人為名，兵下山東，真乃到一處，破一處，那時已攻陷了東昌，分兵略定那各鄉各鎮，因此這些人慌張。不多時，又聽見喊聲震地而來。

張恒若見勢，急忙和羊氏商量逃難。卻逃向何方去好？羊氏道：「我父母雖亡，還有伯叔在家，在子虛集上，去此二十里，何不逃往那邊。」

夫妻二人，即便奔出店門。雖是積下些銀子，都置了貨，拿不去的，只有空身逃命，起先說要往子虛集，慌忙中也沒了主張，只雜在人叢裡亂走。

忽然一聲喊起，一支馬兵衝來，把那些人衝散。張恒若回頭，不見了羊氏，好不著急，欲待尋他，卻又怕那裡殺來。只得且往前走。

看看喊聲漸遠，天也黑了，前面有個破落廟宇，奔將進去投宿。卻已是幾個人人在內。張恒若這一夜，想了妻子，不知死活存亡，好不悲傷，又想了家中貨物，盡行拋棄，不勝懊恨。

同在這裡的人，一個個都有心事，不是你長吁，便是我短歎。待到天明，欲待走回家中，又怕燕兵未過去。欲待到子虛鎮上，或者妻子已先在彼，見了面也好放心。問問路徑，卻是昨日走錯了，要往那裡，須是回到周家集，方好去得。心中好不氣悶，只得仍在廟裡存身。肚子裡饑餓起來，欲往村中化口吃，卻家家都是逃空的，那裡去討。這些苦楚，一言難盡。正是：

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。

張恒若在那廟裡又躲了一夜，看外邊光景，像平靜了，方才大著膽，回周家集來。但見一路都是死屍，也有沒頭的，也有沒手腳的，也有像踏死的，狼藉滿地。

張恒若一路看去，不要妻子也在那個數內。卻只不見。到了自家門首看時，房子已被火焚，什物器皿，搶散的搶散，不搶散的，也不是煤就是炭了。再到徐懷德家看時，並沒半個人影。心中想道：別的罷了，我的妻子卻在那裡。

當下一路尋到子虛集上，看時，卻也被了兵的，十室九空。等了半天，遇著一個人，問他羊家那裡？那人答道：「這裡姓羊的，也只一家，前日燕兵殺來，不知逃向何方去了。」

張恒若心中好不苦楚，又在前後左右幾十里內，挨家擦戶，去訪妻子下落，訪了半個多月，卻並沒些蹤跡。沒奈何，只得罷休。

心中又想道：如今山東地方，年年燕兵要來，住不得了，我一向河南做生意，人頭尚熟，不如仍到那裡尋活計罷。但路上沒有盤費怎處？卻又想道：看這光景，要有了盤費才走，是再走不動的了。

主意定了，便一徑取路向河南去。路逢庵觀寺院，化些齋吃。有一頓沒一頓，延著性命。不一日，到了洛陽地方，尋見舊時與他做買賣的主人。

那人姓康，叫康有才，備述遭了兵火，妻小家財，盡行失卻，特來投托的意思。

康有才十分憐憫，道：「張大哥，幾年不見，不道你吃了這般的虧。今且在我這裡住下，我自當替你尋個活計。」張恒若道：「如此生受你了。」

其時已是歲暮，又過幾日，卻早新年。一日，康有才對他說道：「張大哥，我想你當初，原是自己本錢做生意的，如今倘尋個伙計，頭腦令你去，卻要看東翁面孔吃飯，我替你不甘心。你雖是經營人，文才卻有些，不如尋些小學生來課課，一年也得幾十兩銀子，吃了去，還有些餘，到底是師道之尊，沒人敢怠慢你。你的意下如何？」

張恒若道：「多承你指教。但是那些學生子，還迎仗你大力去一尋方好。」康有才道：「這是該的。」

原來那裡人家，都是認得張恒若的，有兒子要讀書的，便一家家都送過來拜從。康有才又替他尋一個清靜的僧庵，做了書房，揀個好日子，即便開館。

張恒若做人原是極古道的，盡心教導，家家都贊先生的好。因此學徒日多一日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做了十八九年的教書先生，又積有幾百兩銀子。張恒若想道：我今已是半百的人，我那羊氏妻，不知他死活存亡，料今生是見不成的了。不如另娶一個，倘生得兒子，也好下去有靠。便走去和康有才商量。

康有才也極力攬掇道：「我與你作伐。」便去訪了一家姓馬，叫馬大成的女兒，有三十二歲了，卻還是頭婚。

兩下都說定了，張恒若便去尋一所小小房子，擇了吉日，便娶來家。將及一年，生下了一個兒子，張恒若不勝快活，取名叫他張登。

誰知馬氏產後，偶不小心，成了一個弱症病，有一年光景，醫藥之資，也費了好些，再醫不好，竟死了。

剩下個歲把的兒子，啼啼哭哭，張恒若心中，好不悲傷。日裡抱他在學堂內，夜來自己領了他睡，喂粥吃飯，候尿候屙，竟做了雄奶子。真個辛苦。

一日，康有才走來見了，道：「這些是女人做的事，你如何弄得慣。日日如此，你這人也要虧起來了。不如再續娶了一位瘦子

罷。」

張恒若道：「亡妻死還未久，何忍便出此言。」康有才道：「張大哥，你這說話雖不差，卻覺迂闊些。勸你續娶，不為別的，原是為著的代撫養這點骨血。他在黃泉下，還要歡喜哩。」

張恒若見他說得有理，亦且實不耐煩這雄奶子的事，便又央媒，尋了一個再醮婦人。

那婦人姓牛氏，雖是再醮，還只二十四五歲。娶來家裡三年，也生下一個兒子。張恒若心中歡喜，想道：雖是我家計單薄，近來費用多了，又沒有餘，卻喜有了兩個兒子，等他們大起來，我老人家不怕沒靠了。就起名叫做張勻。

誰知這牛氏，性情極是兇悍，起先自己未有生育，待那張登，還有些母子情，飯食寒暖，略能照料；自從有了張勻，竟把這張登做厭物看待起來，穿的吃的，一應不管，仍要張恒若當心。張恒若未免有句把說話，他就毒打這四五歲的小孩子來出氣。

張恒若想：自己的年紀老了，他做繼母的年輕，到底在他手裡日子長，我若再和這潑婦爭論，他懷了恨，下去越發不好看了。只得吞聲忍氣過去。

看看張登，早已六歲，張恒若要帶他到學堂中，教他讀書。論起來六歲的孩子，年還未大，張恒若這些人家，又不是指望什麼發科發甲的，原可遲些。不過要借此避繼母的虎威。

那牛氏卻不肯放他入學，要留在家，像小廝般使喚。張恒若拗他不過，只得歇了。

一日，隆冬天氣飛揚揚的下雪，張恒若放了學回家，適值牛氏因天氣嚴寒，指使張登，在那裡燙酒來禦寒。

張恒若見他在火盆邊，縮頭縮腦，不住的抖，走去捏他一把，身子甚是單薄，忍不住對牛氏道：「不要說他也是你的兒子，就是出兩貫錢僱來的小廝，也要照看他饑寒。你因天冷想酒吃，須知他也因天冷，想衣穿哩。」

牛氏聽了，也不開口，竟走去把張登剝得赤條條的，推他到門外雪裡去道：「誰叫他老子面前裝冷，卻害我受氣！如今叫你光身子到雪裡去，才曉得冷是怎樣的哩！」

張恒若看了這光景，按捺不下這怒氣，趕上前要想揪莊頭髮打他。終究是望六的人，不中用，倒被那煞神健旺不過的潑婦，推了一交，扒起身來，欲待再趕上去，卻聽見張登在門外雪裡不住地喘，又怕他凍壞了，只得先走去抱了他進來，與他穿好了衣服。

看那潑婦時，連他自己養的張勻都不要了，也剝得精赤，丟在地上，拿了條索子，要自己尋死。

左右鄉鄰聽得鬧，都走來看，也有去奪牛氏手裡索子的，也有扯住了張恒若，不放他趕過去的，也有在地下抱起張勻來，替他穿衣服的，亂個不住。

張恒若心裡尋思著：這潑婦是再和他講不明白的，如今且自由他，再熬過了幾年，待登兒有十多歲，也就受他磨滅不死了。當下眾人和解了一回，自散不題。

日來月往，早又過了十年，張恒若年紀老了，教不得書，只在家過活。那牛氏一向不許張登去讀書，幸他自己有志氣，每逢牛氏差他外面去幹什麼事，便悄悄地到父親學堂內，認幾個字，記幾句書。回家牛氏道是遲了，打他罵他，他熬了打罵，卻仍偷工夫去和父親請教，習以為常。因此雖沒有讀書的名頭，卻也粗粗有些文理。

其時已十六。牛氏要他入山去樵柴，限他一日要一擔，少了就要挨打。

張勻有十二歲，卻送他去左近學堂內讀書，有什麼好吃的東西，都與張勻吃，那張登只吃口菜飯，還是沒得他飽的。張勻穿的是綢緞，張登穿件布衣，還是破的。

那張勻卻天性孝友，幾次勸母親道：「哥哥與孩兒雖不是一個娘養，卻都是父親的兒子，也就一般是母親的兒子了。母親還該也把这些好吃的與哥哥吃，做些綢衣與哥哥穿才是。」牛氏卻只不聽。

一日，張登拿了斧頭、扁擔入山，剛樵得一束柴，忽然狂風大作，頃刻間大雨如注，把張登身上那件破衣，打個透濕，連忙背了這一束柴，奔到前面一個山神廟內去躲，思量等那雨住了，再行去樵。誰知那雨從辰刻下起，傾盆般直下到晚，方才住點。

張登見天色已黑，歸路又遠，只得就挑了這一束柴回來，向牛氏道：「母親，今日不湊巧，下了這天大雨，只樵得一束柴在此。孩兒肚中饑了，母親把口飯與孩兒吃。」

牛氏便罵道：「虧你這該死的，去了一日，只有這幾根兒，還要想飯吃麼？勸你不要做這好夢了罷。」

張登見說，不敢開口，漸覺餓火燒心，有些豎頭不起，便走到自己房中，做一團兒，睡在牀上。

沒多時，張勻從學堂回來，見樵柴的斧頭、擔子在外，知道哥哥已歸，走去他房裡，卻見睡在牀上，問道：「哥哥你身子有些不自在麼？」張登道：「不是，我肚裡饑了，豎頭不起，略睡一睡，就會好的。」

張勻道：「既是肚饑，何不去拿飯來吃。」張登便把入山遇雨，樵的柴少，沒有飯吃的事說了。

張勻聽畢，也不說甚，走出外來，便私下去取了些麵，走到屋背後一個林媽媽家裡，說道：「媽媽，我肚子饑餓，想個餅吃。母親卻不得工夫，特來央媽媽費一費手，帶有麵在這裡。」

林媽媽便與他打了三張薄餅，又替他敲個火來，弄熟了，遞與他。張勻接來，藏在袖中，走回家裡，去張登牀邊道：「哥哥，薄餅在此，乘熱就吃。」

張登問是那裡的，張勻道：「哥哥，你不要問，只管吃就是了。」張登道：「你對我說得明白，我便吃也吃得下。」

張勻便備說是私自拿麵去央林媽媽做來，只說自己吃的，張登道：「兄弟，後次不消你這般費心，恐防母親知道了，要動氣。我一天有得一頓下肚，就是餓，也不到得餓死的。」

當夜過去。到了次日，張登又拿著斧頭、扁擔，來到山中，正在那裡砍柴，忽地張勻也走將來。

張登見了忙問道：「你在學堂中讀書，到此何干？」張勻道：「我相幫哥哥樵柴。」張登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那裡幫得我。是誰叫你來的？」張勻說：「是我自己來的。」張登道：「不要說是你年幼，還樵不來柴，就是會樵，也使不得。快自學堂內讀書去，不要在這裡。」

張勻不聽，把兩隻嫩鬆鬆的手，去拉斷那柴來，口裡說道：「今日不曾帶得斧頭，明日待我也拿了把斧頭來相幫你。」

張登又催他回去，張勻只是不聽，看他時，手上苦皮已破，將次流出血來。張登不覺心傷道：「兄弟，你不回去，我就把斧頭自己剎死在這裡了。」張勻聽說，方才住手。

張登逼他回家，送他到了半路，自己方撥轉身，再入山去樵柴。到得天晚回來，便路先走去學堂裡，對那先生說：「我兄弟年幼無知，要先生約束嚴密些。山中虎狼甚多，切不可放他走開去。」

先生道：「今日上午，不知他到那裡去閒蕩了好一回，已經把他打過，下去自當分外管得他嚴些就是了。」

張登別了先生，歸家。對張勻道：「你不依我言語，今日被先生打了，記苦麼？」張勻嘻嘻地笑道：「何曾打著。」

過了一夜，明日張登才到山裡，只見張勻拿了一把斧頭也趕將來，吃了一驚道：「叫你不要來，你如何今日又來，快些回去，遲了先生要打的。」

張勻並不答應，只顧把柴亂砍，砍得吃力了，汗如雨一般流下來。張登幾次止住他，卻只不理，看看有了大大的一捆，方才住手，叫道：「哥哥，兄弟先回去了。」便一逕歸家，走到學堂內。

先生見了怒道：「你天天只在外面遊蕩是何道理？」掄起戒尺要打。又問道：「你半日在那裡？」

張勻備述哥哥在山樵柴，前因遇雨，樵的柴少，歸家沒得飯吃，心中不忍，去幫他砍柴的意思。先生道：「你不要扯謊。」張勻道：「學生自來不會說假話。先生可見學生一向何曾偷閒的。」

先生聽說，放下戒尺道：「卻是難得，我昨日倒錯打了你了。」自此張勻每日飯後，把斧頭藏在衣裳底下，只說到學堂裡去，

卻來山中幫哥哥打柴。張登幾番阻他，他只是不睬。

一日，弟兄二人，正和幾個樵夫，同在那裡砍柴，忽然一陣風起，林裡跳出一隻弔睛白額虎來。眾人見了，連忙奔竄。那虎撲將過來，衝了張勻，回身就走。

張登見衝了他兄弟去，也不顧自家性命，拿了斧頭，向前來奪。那虎口內拖了個人，走得不十分快，被張登趕去，在它屁股上猛力砍下一斧，思量要砍倒了那虎，救他兄弟。奈他是個瘦弱後生，沒有什麼氣力，這一下斧，砍虎不倒，那虎負痛，倒如飛也似跑了去。張登不捨，只顧上前去趕，抹過前面那只山嘴，那虎見都不見了。

張登當下放聲大哭，暈了去有半個時辰，方才醒轉。眾樵夫都走來勸他，張登道：「我這兄弟不比別人家的兄弟，況他今日這般慘死，都為我這哥哥。」說到傷心處道：「我還要活這性命做什麼！」便把樵柴的斧頭，向自己項上一勒。眾人急救，已割有一寸來深，那血好像泉水一般亂湧，登時暈倒在地。

眾人急扯他的衣服來&~YWGv;好了，眾人你扛頭，我扛腳，把他抬回家裡。

張恒若夫妻聽眾人說了緣由，一齊大哭。牛氏指著張登罵道：「你殺了我兒子，假裝自刎來騙我，希圖免罪。難道我饒得你過麼？」便拿了條板凳，照張登頭上劈來。卻得張恒若和眾人擋住。

張登帶著呻吟道：「母親不用煩惱，兄弟為我而死，我也斷不獨生的。」眾人扶他到房中去，睡在牀上了，各人自散。

張登項上疼痛，睡不起，一日到夜，只是靠著牆壁坐了，哭那兄弟。

張恒若見他傷重，防他也死了，時刻要拿口湯水去與他將養，卻都被牛氏阻住道：「他害了我勻兒，是我仇人，只因他傷也重了，等他自死。你若還要想他活時，我就活活把他打死。」

張恒若是幾及七旬的人，氣力又敵這牛氏不過，把道理和他講，又是講不通的。只得含著眼淚，由他做主。

過了三日，張登果然死了，張恒若哭了一場，便要去買棺木來盛殮。牛氏又阻住道：「我勻兒被他陷害得苦，他這樣人，只消買個蒲包包了，拋在水裡了就是，要什麼棺木！」

張恒若道：「虧你說這話。兄弟又不是他弄死的，他如今也為了兄弟死了，你還要結這死冤家。」牛氏總是不聽，口裡還喃喃的罵這死人。張恒若欲待拗了他，竟自走出去買棺木，見牛氏這般樣子，又怕他在家中去傷殘那死屍；要與牛氏說妥了去買，卻說上天，說下地，他只許得一隻蒲包。弄得沒了主意，一日到夜，只是坐在死人牀邊，歎氣不題。

卻說北路上有一種叫走無常，原是個活人，或五日或十日，忽然死去，冥冥中走些差使，或一日或二日，活轉來，仍然是好好的一人，那走無常的到處都有。

張登當日死去，這魂兒覺得飄飄忽忽，沒有撞處。忽然遇著平日認得的個走無常，見了張登，倒嚇一跳道：「這裡是陰間，你為何也在此？」張登方曉得自己身死，便對他訴說死的緣由道：「你可知道我兄弟的陰魂，如今在那裡？」

走無常道倒不曉得，便挽了張登的手道：「我和你一同尋去。」兩個約行有十多里路，見一座城，十分高大。

來到城門口，見個穿黑衫子的，在城裡走出來。走無常便去攔住了他道：「我問你，新死的張勻在那裡？」穿黑衫子的去身邊招文袋內，摸出一個折兒看時，男男女女共有幾百名在上，卻並沒有姓張的。

走無常道：「不要在你同伴中折兒上。」穿黑衫子的笑道：「這一路屬我管，如何在別個的折兒上起來。你不必多疑心，是不錯的。」走無常對張登道：「看來你兄弟竟未曾死，不要尋了。」張登不信道：「你再同我進城去尋尋看。」走無常道：「沒有的了，我送你回去罷。」

張登不聽，一把扯住了不放。走無常沒奈何，只得同他入城，見那城中新鬼舊鬼，往來不斷，但有生前認得的，便去問他兄弟下落，卻都不知道。正訪問間，忽聽見眾鬼齊嚷將起來道：「菩薩來了。」

張登抬起頭來，只見半空中一朵祥雲上，露出法身，毫光四射，走無常驚喜道：「張大哥，你有福。菩薩歇了幾千年，卻才一到陰司，救拔枉死鬼魂，被你恰恰撞著了。」便扯了張登齊跪在地。耳朵裡只聽得眾鬼紛紛的都合著掌，念那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咒。

只見菩薩把楊枝蘸著那瓶內法水，輕輕灑下，細如塵埃一般。張登項上斧傷處，著了一些兒，便頓然不痛。不多時，空中雲收光斂，已不見了菩薩。

走無常便扯了張登道：「我送你回去罷。」兩個仍從舊路回來，到了張家門首，走無常道：「我去了，你自己進去。」

張登走到自己房中，便如夢醒，看牀前時，正是五更時分，停著一盞半明半滅的燈，他老子守在牀邊歎氣。便叫聲：「父親！」嚇得張恒若連忙走避道：「登兒，我原是要買棺木殮你的，都是你繼母不肯，你不要來嚇我。」張登叫道：「父親不要怕，是孩兒活轉來了。」

便扒起來，坐在牀上，把死去遇見走無常，同他去尋兄弟，卻尋不著，得見菩薩，灑那法水。走無常領他回來的事，細述一遍。說罷把手去摸項上時，那傷痕果然平愈了。

張恒若當下心中大喜，道：「你已死了三日，我要買棺木殮你，你那繼母只許用只蒲包，我又不肯依他，因此未曾收殮你。想起來，倒虧不容買棺木，倘已收殮，怕難再活了。」又說道：「你此刻還魂，恭喜你繼母不知道，他若知道，定然又有毒手放出來。天色將明，卻送你去安頓在那裡才好？」

張登道：「父親不必多憂，據陰司那穿黑衫子的說話，兄弟還在世上，並未曾死。孩兒天明就去尋訪，拼著走遍天涯，好歹要尋了他回。母親自然不恨孩兒了。」

父子二人說說話話，只見窗上已亮，張登道：「孩兒只今就去，望父親只算孩不曾活轉來，不要掛念。」

張恒若見他死去三日，才得還魂，清晨就要出門，又是不知何年何月才得回來的，心中好不悽慘。卻又不敢留他。欲要付他些盤費，奈自從娶牛氏來，一文錢也沒得張恒若放在手頭，只得由兒子空身去了，十分不忍，只索自己寬解道：「罷了，他說的譬如不還魂轉來，也無可如何。如今到底還有回來指望的。」

張登去了好一回，那輪紅日已是高高的。牛氏睡起了，走出房門來，張恒若迎著道：「報你個喜信，我那勻兒竟未曾死。」牛氏忙問道：「這話那裡來的？」張恒若備述夜間張登還魂，並如今去尋兄弟的事。牛氏聽了，氣得目睜口呆了半晌，指著丈夫哭罵道：「都是你這老狗欺我，他害了我勻兒，我原要把那板凳劈死他來償命的，是你和眾人擋住。他何曾肯自己勒死，不過怕我洩氣，割破了一些兒苦皮來搗鬼，後來又假裝死了，你卻暗地把他將養得老赤，放他逃走，卻造這話來哄我，我如今也不要活了。」

便一個頭拳望丈夫身上撞去。張恒若把身一閃，那牛氏撞空了，跌倒在地。張恒若怕他起來，又把自己當了那寺裡的鐘，急走出門，向朋友家裡去躲他的鋒頭。過了一夜，張恒若要歸，那朋友人家，都曉得牛氏的凶名，怕張恒若年老，吃苦不起，弄出事來，再也不放。

牛氏在家，想了張勻被虎衝去，心中又苦；想了張登逃走，心中又氣；要等丈夫回來出他的毒，卻又再不見歸。哭一陣，罵一陣，日裡粒米也不下肚，夜來瞌睡也不打一個，看看病起來了，起先兩日，還掙起來，要守丈夫回家洩氣，後來竟走不起身，睡在牀上，也沒半個人影兒到他面前。又過了兩日，病勢越發沉重，常有人來招呼他去。心知是鬼，好不害怕，卻那得人來作伴。

左右鄉鄰見他家好幾日不開門，都道詫異，有知道張恒若躲處的，便去通信。張恒若心中忖道：「不要這潑婦在家，尋了什麼短見，這卻要回去的。」

便別了那朋友，走到自家門戶首，去敲那門時，裡面聲息俱無，越發疑心，向鄰家借條梯子，央個後生，逾牆而入，拔下門閂，方才自己進去，到房內看時，見牛氏臥病在牀，話都說不出的了。

張恒若念十多年夫婦之情，去請一位醫家看他。醫家說係七情所傷，受得病深，沒救的了。張恒若也無可奈何。挨到明日，牛氏果然命絕。張恒若買副棺木，盛殮停當，即便拿了出去。

這牛氏平日，雖是兇悍，和丈夫吵鬧，到得死了，張恒若七十來歲的人，獨自一個在家，又淒涼不過。想起先前娶馬氏時，圖個老來有靠。誰知仍弄得這般光景，張勻不知是死是活，張登回來，不知自己還在世不在世，心中時時悲感不題。

且說張登，那日清晨出門，一頭走一頭想道：卻叫我那裡去尋好。見路旁有個關帝廟，道：「不如去求一籤，看關帝叫我那裡去尋，便那裡尋便了。」

走到廟中，通誠已畢，求得一籤，去問廟中道士，央他一詳。說是上南去好。便走出廟門，一經向南而行。身邊苦沒一些盤費，日裡向人家求討口吃，夜來縮在古廟裡，或是人家房簷下住宿。

非止一日，來到南京地方。時值秋末冬初，天氣驟冷，受了些寒，覺得頭重腳輕，害起病來，睡在街坊土人家簷下，不住的呻吟。

只見街上一位官長過去，那官長坐在轎內，約有三十六七歲。轎後一位小官人，坐在匹小川馬上，活像是兄弟張勻，因他十分體面，不敢斷認。不多時來到近身，仔細一看，果是張勻，快活得就如拾著一件至寶，連病都覺得好了。跳起來叫道：「兄弟，你如何在這裡？」

張勻回頭一看，認得是哥哥，慌忙跳下馬來相見。張登一把抱住，放聲大痛，張勻也哭。張登便把他被虎銜去以後的事，訴說一遍。張勻聽了，愈覺悲傷。

當下跟隨人役，問知就裡，去稟白那官長，那官長叫把一匹馬命張登坐了，回府相見。沒多時已到了家。張登便問張勻怎樣到此。

原來張勻那日被虎銜去，心已錯迷，不知銜往何地。銜了好些路，渡那大江，直到南京，放在這位官長姓張，做千戶家的門首。回去不得了，在門外啼哭，那千戶知道了，走出來看，見他相貌文秀，語言伶俐，又也姓張，千戶未有子嗣，便認他做了兒子。這日正隨了千戶，遊玩回來，張勻一一對哥哥說知。

說話之間，千戶從外人來，張登連忙拜謝，張勻便去捧出一套絹衣來，與哥哥換了。當夜千戶備一席酒，與他兄弟作賀。千戶自己也出來陪。

飲酒中間，千戶問張登：「貴族在河南，有多少丁口？」張登道：「家父原係山東東昌府棠邑縣人，遷來河南住的，只家父和我弟兄二人。」

千戶稱奇道：「我原籍也是山東東昌府棠邑縣，這等說，是同鄉井人了。」便又問：「既住山東，原何遷到了河南？」張登備言燕兵南下，父和前母失散，家產一空，在先曾在河南生意，人頭熟些，因此遷往之意，千戶聽了，忙又問：「令尊名號什麼？」張登便說：「父親名德，號恒若。」

只見千戶對他仔細看看，側了頭，像有什麼疑心。立起身，往內亂走，張登、張勻都不解。少頃，千戶扶了那太夫人出來，約有六十一二年紀，張勻便呼哥哥上前拜見。

太夫人扯住了張登問道：「你可是張煥之孫子，祖居棠邑縣周家集的麼？」張登連連點頭：「正是。卻緣何曉得來？」太夫人號啕大哭，回頭對千戶道：「不錯，是你兄弟。」

張登、張勻不知就裡，正待要問，太夫人道：「我就是你父親結髮羊氏。我到你家三年，適值燕兵來打山東，我和你父親一同逃難，不料被馬兵衝散，我被一個唐指揮虜去，在北地半年。」指著千戶道：「生你哥哥。又半年，唐指揮身死，你哥哥便陰襲了千戶，撥來這裡南京，我幾次遣人到山東，打聽你父親消息，並無下落，只道你父親死了，道他可憐。見止有你哥哥這點骨血，因此你哥哥復了本性，改名齊源，情願丟了這官誥。感蒙皇恩，道你哥哥襲職以來，所有功勞，是他自己立的，准了複姓，卻仍授千戶之職。今因我年老，告了養親，就尋房子在這裡。誰料你父親卻還在世上，這不是天大的喜事麼。」

張登、張勻聽了，猶如夢醒。太夫人又對千戶道：「你把兄弟當兒子，折盡福了。」千戶道：「兒先前也曾把問登弟的話，問勻弟來，卻回答不得明白，是他年幼的原故。」

當下母子兄弟四人，骨肉相逢，不勝之喜。

到了次日，千戶便商量挈家前往河南。太夫人內心怕牛氏不能相容，千戶道：「他能容我，和他同住；不能容我，與他各居，何難處置。既是父親在彼，那有不去的理。」便有家中一應什物，盡行裝束，那房子也賣了。揀個日子，和妻陳氏，並兩個兄弟，奉太夫人同往河南。

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，將近洛陽，令兩個兄弟先回家去通信，自己和母親並陳氏，隨後進發。

卻就張恒若獨自在家，想起兩個兒子，正在那裡歎氣，忽然見一個人走進屋來，叫聲：「爹爹！」張恒若舉目一看，見是張登，又驚又喜道：「你回來了麼？」剛才說得一句，正要問他兄弟消息，卻見張勻早到面前。當下張恒若喜得一句話也說不出，拖住了兩個衣襟，拋珠般滾下淚來。

張登、張勻拜過父親，張登便稟道：「好教爹爹歡喜，孩兒在南京，尋見了兄弟，不意又遇著羊氏母親，並當年生下的位哥哥，一同來河南，即刻就到也。」

張恒若突然聽了，不知頭路，道：「你說什麼來？」張登又把說過的話，複述一番。

張恒若半信半疑，正要再問備細，早見無數轎馬到門，太夫人從轎子裡搶將出來，拖住張恒若，抱頭大哭。千戶夫妻拜倒在膝前。一眾家人，男男女女，塞滿內外。張恒若此刻倒弄得呆了，哭也哭不出，笑也笑不來，單說得一句道：「莫不是我在這裡做夢麼？」性定了好一回，方才逐個和他們敘些分離的話。真個是一言難盡。

張勻不見自己母親，問父親時，卻是死了，登時哭暈在地，眾人連忙救醒。大家把些話來勸慰了一番。

千戶見屋宇窄狹，容不得許多人住，便即日去尋所寬大房子，奉父母和兩個兄弟同搬過去。

有張恒若平日的朋友，並那新舊鄉鄰，曉得了這異事，都來作賀。張家父子開宴款待，一連忙了好幾日。

千戶又延請一位名師，課了兩個兄弟讀書。不上幾年，同入泮宮，後來又同榜中了舉人。陳氏見自己不能生育，替丈夫納個偏房，生下一子，十六歲就成了進士。張恒若夫妻還都看見。

後來張恒若活到九十八歲，羊氏那年九十，同日無疾而死，三個兒子和許多孫子、曾孫，一個個都在面前送終。追想從前那段分離乖隔，再不料有這日的，這就喚做：
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